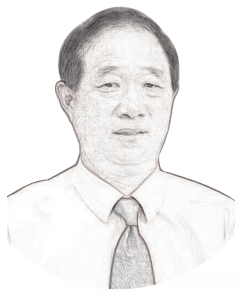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 我与平顶山晚报

### 一个特殊的摇篮



作者:赵顺章

中国平煤神马报社退休职工,曾在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《平顶山晚报》等30多家报刊发表文章,有多部著作。

3年前,年满70岁的我发誓再也不写文章了,不论谁约,不论什么题材,一概拒绝!但是我今天要食言了。因为我看到了《平顶山晚报》创刊30周年的征文启事,心中久久不能平静,有些话憋不住了——《平顶山晚报》是我成长的特殊摇篮!

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勉强读到初中,从此再没进过学堂。自知肚里墨水不多,当作家、当记者写文章的梦从不敢做过。

1994年,《平顶山晚报》创刊,我在安培中心办公室工作。晚报贴近市民生活,我每天都会看,时间久了手痒痒,想投稿试试。一个周日,听说本单位一位姑娘追求婚姻自由的事情很稀奇,就斗胆去“采访”人家。当天就写出来一篇4000多字的报告文学《空荡荡的洞房》,次日一大早就骑自行车半个多小时投到平顶山日报社的稿箱里。第三天我接到编辑郭新民的电话,他夸我写的文章不赖,还希望我以后多给晚报写稿子。那个周末的《平顶山晚

报》用一整版发表了那篇文章。

这件事当时在我们单位像放了颗“小卫星”,好多人夸我有两下子,有的人叫我“赵秀才”,还有人说我名字起得好,写文章是顺理成章的事!

更为可喜的是当月我还收到了30元稿费,那年头能买几篮子鸡蛋,吃上几个月,可谓名利双收,心里很美气!《空荡荡的洞房》的发表像是给我装上发动机,鸡毛飞上天!当年我又在《平顶山晚报》上发表了《离婚潮大透视》《商潮涌进体育村》《话说黄色瘟疫》《香山寺香客大扫描》《顶替考试面面观》等长篇文章,还有几十篇“豆腐块”见报。我还认识了李昆武、张黑吞、杜耀磊等编辑,他们也给了我指导与鼓励。就这样,我这个既没有大中专学历,又没经过专业培训的门外汉越来越上手了。平顶山日报社表彰优秀通讯员,邀我参加还要介绍写作经验……

每年的《平顶山晚报》我必订必看。也算是无心插柳成荫吧,在《平顶山晚报》上发表文章多了,我还想在

全省全国性的大报刊上“露露脸”。《孤儿身边亲人多》《那天,我路过西安》等文章分别发表在《河南日报》《法治世界》上。我把已在《平顶山晚报》上发表的《话说黄色瘟疫》《顶替考试面面观》润色后,又在《中国教育报》《中国煤炭报》《青年导报》等报刊上发表。

1994年后,我的《一张特殊欠条》在工人日报举办的一代新风全国征文大赛中获得一等奖(仅两名),在中国教育报举办的峰峦杯征文大赛中夺冠,还在人民日报社、光明日报社征文比赛中获奖……因为我发表文章多,隔着门缝吹喇叭——名声在外了。《平顶山矿工报》(现为《中国平煤神马报》)总编孙延欣亲自登门,邀请我到他们报社当记者,盛情难却。不久,原煤炭部有关部门破格给我评上了记者职称。

《平顶山晚报》的确是我成长的一个特殊摇篮!这样的事不仅自己要牢记,还应该让更多人知道!

### 难忘那年那月那段真情



作者:罗惠英

河南平顶山人,市作家协会会员,退休工人。多年来在《平顶山晚报》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发表作品数十篇。

斗转星移,我与《平顶山晚报》的情缘已三十载。她就像充满真情与挚爱的红丝带一样,给我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温馨与快乐。

我是一个年届八旬的退休工人,是不折不扣的文学爱好者。记得《平顶山晚报》有个版面叫“逢春苑”,我1995年试着投了一篇关于儿时压岁钱的文章,很快就刊登了。我丈夫1990年因病去世了,晚报上曾有个版面叫“银发族”,我就写了一篇内容为“丧偶更应心豁达”的文章。从此,我的文章不时见诸报端。晚报近年来倡导文明祭扫,开设了“天堂信箱”,我多次参加,写信寄给天堂的老伴和母亲。

难忘2005年晚报与商家联办的“寻找优秀贫困母亲”公益活动。我有一个年近六旬的儿子,他从小就患有的一种罕见病,叫肝豆状核变性,几十年来靠服用药物延续生命。我数十载守着残疾儿子生活,在农贸市场靠卖香包、编织帽子等补贴家用。晚报得知

我的情况后,记者王春霞来家里采访,报道了我的经历。我被评为了“优秀贫困母亲”,获得1000元救助金。从那时起,记者牛智广在母亲节或端午节就会和志愿者一起来家慰问。

几十年来,我和报社的记者王春霞、李霞、高红侠都成了好朋友。2019年,因长期劳累我病倒了,需住院治疗,我把病情告诉了王春霞。她帮我联系医院,大夫还以为她是我的女儿。她白天工作那么忙,晚上还和丈夫、儿子一起到医院看我,送来美味小吃。每当我生活上遇到烦心事,总爱找她唠叨,她总是耐心听我倾诉并安慰我,想法帮我解决。

2021年4月,我从晚报上看到市劳模园开园的消息后,就和儿子去市劳模园参观。在市二院神经内科主任孙丽萍的劳模雕塑前,我看到“潜心研究脑血管病和神经内科疑难杂症”的介绍后眼前一亮,要是能让孙丽萍帮我儿子看看病该多好啊!于是我向同时入驻市劳模园的范素海求助。几十年

来,范素海志愿者团队为我和儿子排忧解难,与我们结下了深厚情谊。他当即通过工会组织与孙丽萍取得了联系,并将我们送到医院。孙丽萍看了上世纪80年代我去北京给儿子看病的病历,对儿子进行了检查,又让儿子去抽血化验肝豆状核变性的指标,能减免的费用都减免。后来,血样送到郑州化验,孙丽萍打来电话,高兴地告诉我:“你儿子的病情大有好转。”儿子的病复诊,俺40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!是晚报的报道让我达成了心愿,俺这晚报订得真值啊!

《平顶山晚报》记录着我的昨天。每次记者来家采访的时候,每当我的征文获奖的时候,我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。《平顶山晚报》也服务着我的今天。通过报纸,我找到了60多年没见面的两位老同学。

《平顶山晚报》,我衷心地谢谢您!您是我的良师、益友,是您伴我度过了悠悠岁月。今后,我愿和您风雨同舟,一路前行!

### 晚报的温度和高度



作者:张仁义

张仁义,河南鲁山人,郑州市作家协会会员,文学作品发表于《解放军报》《中国国防报》《平顶山晚报》等报刊及“学习强国”平台。

这几天在我的文友圈里,家乡的《平顶山晚报》迎来创刊30周年的消息成为热点,在外地工作的我,得知这个消息感觉像是自己家里有喜事一样。

我是这张报纸的忠实读者,却不敢说是忠实作者,那样说太惭愧,因为近年在《平顶山晚报》发稿少,但我对它的关注未曾减少。因喜欢文学的缘故,我经常看副刊。晚报的副刊之前叫“天天副刊”,纸媒不比网媒,版面金贵,多数报纸一周才出一个副刊,但晚报几乎天天发副刊,这从一个侧面也反衬出鹰城文学的繁荣。

我与晚报的渊源要追溯到2005年,彼时我刚从部队退伍,在一家企业

任办公室主任,《平顶山日报》《平顶山晚报》每年都会订阅。那时候智能手机未问世,纸媒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。我在晚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暖冬》,后来又陆续发表了《东扯葫芦西扯瓢》《金秋又见灵枣红》等数十篇文章。特别是《那时年味是肉香》,刊发当天是腊月二十七,经过编辑刘稳的润色,配上喜庆的大红灯笼插图,让拙作增色又应景。现实中我与报社编辑从未谋面,起初担心自己没名头,作品难登大雅之堂,后来发现自己多虑了,在编辑眼中,好作品才是硬通货。

经过编辑老师的点拨和自己的持

续练笔,我的写作水平得到了提升,不断有文学作品及新闻通讯登上报刊,有7篇文章还被“学习强国”刊用,晚报成了我名副其实的良师益友。

除了副刊外,《平顶山晚报》的其他版面我也关注,比如时评、城事等。岁寒情暖,13岁的霖霖在医院独自照顾患病父亲的事迹经晚报连续报道后,感动一座城,最终霖霖重返校园。报纸有温度、有态度、有高度,传播就有力量!

三十而立,砥砺前行。纪念《平顶山晚报》创刊30周年,爱要大声说出来:那就是希望她越办越好。虽然落了俗套,但我似乎找不到更恰当的词句。